

奧爾瑟雅比預期中晚了回去，灰濛濛的天已然迎來黎明。母親已經起床了，她衣服上不經意沾到的血污和泥巴暴露了她的行踪。

母親出乎意料的平靜，給自己和奧爾瑟雅倒了杯溫水、讓她好好換了件乾淨點的衣服後坐在了她的床邊。

「你和父親……真的一模一樣。」母親摸了摸她的頭，緊握著她的手。那雙如同琥珀的眼眸裡顯然失去了曾經的光彩。

「我第一次見到你父親的時候，是在戰場。」母親呼出了一口氣，就像吹起了一團星塵般，光點隨母親食指的擺動勾勒出不同的樣子。她的記憶如同一副副畫作重現在奧爾瑟雅的眼前。

男子靠在樹側，吃力地喘著氣。他身上滿佈著大大小小的傷口。奧爾瑟雅能認出那是自己的父母，母親口裡念著許多當時的她仍未掌握到的咒語，治療著已然遍體鱗傷的父親。

母親的背後忽爾出現了一個刺客，眼看刺客高舉手中的毒刃，直往母親刺去——鮮血泉湧而出，相互交濺在一地。

但地上的血，並無一滴是母親的。

刺客在剎那間身首異處，但舊傷未癒又再增添毒傷的父親單膝跪在了地上，臉色蒼白無比，在看見懷裡護著的母親安然無恙後失去了意識。

「先生！」母親扶著父親直接往戰線後方跑走，熊熊烈火一瞬間燒光了他們方才還在療傷的一片樹林。

畫面一轉來到了父親甦醒之時，「那時候已經過了三個月了，足足過了三個月他才醒來。那時候他的傷還沒完全好起來，中了毒後只是奄奄一息已經很厲害了。那可是能讓人一擊斃命的毒藥啊。」

只見回憶中的父親再度穿上了盔甲，又馬上準備上戰場了。

「那時候他連站也站不穩，我費了好多功夫才硬是把他留了下來。」父親被母親五花大綁了起來，還使用了精煉的魔法繩索，想掙脫也有心無力。

「到後來，因為我確實對他那種捨己為人的戰鬥模式放不下心，我就直接跟著他上戰場了。我也是在戰場上才透過他的同伴得知他叫埃蒙(Eamonn)。」

奧爾瑟雅意味深長地望向母親，「是放不下心父親的戰鬥模式，還是放不下心父親啊？」

「都是——」母親捂住自己的嘴，「才不是，是、是他先向我表白的！」
光點馬上因為分心而四散，惟獨與父親相關的部份仍保持完好無缺。

「總之，」清了清喉嚨，重新開始回憶，「到後來戰事稍緩了下來，你父親就向我表白，然後結婚、有了你，我就留在家中照顧你了。」

母親揮了揮手，空中的光點四散。

「所以當我看見你蓬頭垢面地回來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去找你的父親，你們都一樣，總是在想著別人。一個為了守護戰友撤退不惜赴死，一個為了父親不惜冒著被殺的風險前往戰場。」

母親撩起她的一撮銀髮，那是和父親相同的銀髮。母親把她一直收藏著的寶石塞到了奧爾瑟雅的手裡，道：「這是刻有你父親的家紋的寶石，他和我結婚後就把它交了給我。現在，該由你帶著它去尋找屬於你的人生了。」

緊握手中的寶石，奧爾瑟雅擁抱著母親，她不再是、也不能是那個需要親親抱抱的小孩子了。在父母的蔭下早已羽翼漸豐的她擁有更大片天空。

「當寂寞的時候，就看一下天空吧？」母親笑著踮起腳尖，替奧爾瑟雅穿好了長袍，「不論何時何地，我們看的天空也是一樣的。」

「再見。」

再見了，我的所愛。

再見了，我的雛鳥。

你們都擁有更大更廣的天空。

我也許不在那片天空中，但天空所覆蓋的大地之下——
必定有我定睛察看。

附註：

寫到了父母的故事了！和正篇幾乎無關但我就是想寫XD

篇名是從母親的角度出發（因為不是奧爾瑟雅的故事嘛），她曾經擁有完美的、像童話般的生活——英雄的丈夫、可愛的女兒，但戰爭摧毀了所有的童話故事。

她接受了自己的命運，讓當時已經差不多100歲的奧爾瑟雅離家闖蕩。

補充一下父母資料：

父親（Eamonn埃蒙：保護者）是火系攻擊型魔法使用者、典型的戰士、女兒廚；

母親（Agatha愛葛莎：善良而美好的）是光系輔助型魔法使用者、私底下是父親廚、非常重視家庭。

還有關於奧爾瑟雅離家後的故事、臉上的疤痕、身體虛弱的原因……待續

最後以放不到文章的母親的話作結：「世上從來也沒有童話，有的是倖存者的希望。」